

菊花本草考证

叶梦倩¹, 邓静¹, 彭杰¹, 张睿蕊², 吴孟华¹, 马志国¹, 曹晖^{1*}, 张英^{1*}

(1. 暨南大学药学院, 暨南大学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 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岭南资源分中心, 广东省中医药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32; 2. 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 珠海 519090)

摘要:菊花名称繁多,在宋代及之前,以“鞠、鞠、蓐”等字记载,自《大宋重修广韵》转抄之误始,广泛应用“菊”字代替“鞠、鞠、蓐”等字,且菊花的名称各有深意,内涵丰富。随着产地种植环境差异及其采收加工方式的不同,形成怀菊、滁菊、杭菊、亳菊、贡菊等不同的道地品种,造就了不同药用菊花的独特品质。本文查阅汉代至清代的代表性字书、本草典籍、地方志,对菊花的名称演变、别名的内涵,亳菊、滁菊、怀菊、杭菊、贡菊的产地源流及变迁进行考证,以期为其进一步研究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菊花;名称;道地产区;本草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1528(2022)06-1912-06

doi: 10.3969/j.issn.1001-1528.2022.06.033

菊花为菊科植物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的干燥头状花序^[1],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日华子本草》^[2]《神农本草经疏》^[3]将菊花喻为养肝明目、祛风要药,且可“治诸风并无所忌”。《药鉴》^[4]以其为“补阴气之要药”。

早在汉代,《尔雅》《礼记》等典籍以“鞠”字对菊进行记载,菊花则以“鞠华”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5],而“菊”在宋代以前另有所指。宋代后,为更好地区分菊与野菊,多用甘菊、白菊、黄菊等为名,节花、傅公、延年、白花、日精、更生、阴成、朱赢、女菊等作为其别名。菊花栽培自宋代起蓬勃发展,栽培品种与日俱增,宋代《本草衍义》^[6]记载:“菊花近世有二十余种”,明代《本草纲目》^[7]则称:“菊之品凡百种,宿根自生,茎叶花色,品不同。”足以反映其种类及数量增长之快。

本文系统查阅汉代至清代的代表性字书以及本草典籍,并结合现代文献对“鞠”“菊”等汉字的解读,对菊之名称的演变、别名的内涵进行整理,旨在为菊花的相关历史研究及其应用提供参考。此外,通过查阅安徽、河南、浙江等地方县志,结合本草典籍及现代文献,重点考证2020年版《中国药典》所收载亳菊、滁菊、怀菊、杭菊、贡菊的产地源流,为阐明这5类药用菊花的道地沿革提供依据。

1 名称考证

菊花的名称并非自“菊”始,最初是以同音字“鞠”

为世人认知。《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鞠华”^[5]正是“菊花”的前身。

《礼记·月令》^[8]“鞠有黄华”清晰地描述“鞠”之花色。郭璞注《尔雅音图》^[9]称:“鞠,究,穷也”又有“鞠,音菊。治鞠。今之秋华菊。”形象地记载了“鞠”的开放季节。《说文解字》^[10]曰:“鞠日精也,以秋华。”可见“鞠”“鞠”“鞠”“菊”等字都曾作为菊的名称之一。此外,不同时期的字书均对“鞠”“鞠”“鞠”“菊”四字进行释义,可知宋代之前认为“菊”乃“大菊,蓬麦”,即今石竹科植物瞿麦 *Dianthus superbus* L.。古人认为菊花开后就不再有花盛开,因此选“鞠”字为菊冠名,取其穷尽之意。《埤雅·释艸》^[11]亦赞同此观点,指出“有华事至此而穷尽,故谓之鞠”。至于“鞠”为“鞠”字加上“艹”,与菊作为药草的特性颇为吻合。

尤值一提的是,《集韵》^[12]《大宋重修广韵》^[13]在从“鞠”到“菊”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集韵》^[12]在“鞠”项下记载:“鞠、蓐,草名。说文治鞠也。今之秋华菊。或作蓐通作鞠、菊。”首次提出“蓐通作菊”的观点。或是受此影响,《大宋重修广韵》^[13]在“菊”字项下记载:“菊,草名,礼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说文曰大菊,蓬麦也。”对于“鞠、蓐”和“大菊”的释义,虽分别与前书记载一致,却把两者误作同种植物而合并记载。据此,《证类本草》^[14]将药用菊花的内容列于“菊花”项下,且

收稿日期: 2021-0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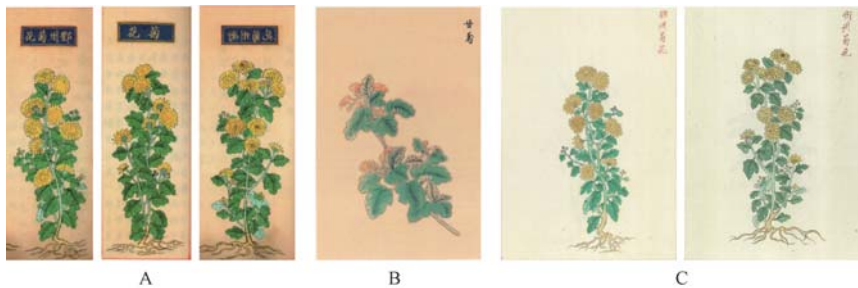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 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7]2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YFC1711500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0A151501577)

作者简介: 叶梦倩,硕士生,从事本草学、中药炮制学、中药材及饮片质量评价研究。E-mail: thefirstofmany@163.com

*通信作者: 曹晖,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本草学、中药炮制学、中药材及饮片质量评价研究。E-mail: kovhuicao@aliyun.com
张英,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药资源、中药炮制学、中药材及饮片质量评价研究。E-mail: carolynzy@163.com

观古代著作呈现的菊花图，见图 1，由茎自立、头状花序顶生、叶卵形呈羽状浅裂的特征可知，此时的“菊”已替代“鞠”成为正名。自此之后，历代典籍均广泛应用

“菊”而弃“鞠”等字不用。李时珍首次明确指出“菊本做鞠”^[7]，为菊花的名称演变留下注释。



注：A~C 分别出自《本草品汇精要》《南宋珍稀本草三种》《金石昆虫草木状》。

图 1 古籍所载菊花原植物图

2 名称内涵

《本草经集注》^[15]曰：“一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为真；一种青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薏，非真。”其后《药性论》《食疗本草》等本草书籍多在“菊”前加“甘”字，《医说》以“真菊”记录，直观地将菊与野菊二者区分开。《本草图经》^[16]记载：“白菊，叶大似艾叶，茎青根细，花白蕊黄；其黄菊，叶似茼蒿，花蕊都黄。”指出菊有白菊与黄菊之分。《日用本草》^[17]进一步以花色及气味进行分类，“花大而香者为甘菊，花小而黄者为黄菊，花小而气恶者为野菊。”

不同本草书籍对菊花的名称选用也各不相同，多以颜色（黄菊、白菊）或气味（甘菊）为分类依据。在本文查阅的一百余部本草专著中，47 部以“甘菊（花）”为名，37 部采用“菊花（华）”“鞠花（华）”为名，9 部提及

“白菊”之名，只有《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黄菊”之名。“甘菊（花）”出现频次远高于其他名称，另外，在传统中医用药过程中，白菊比黄菊更受重用，由此印证《本草衍义》所述：“白菊，单叶者亦入药，余医经不用。”

菊花除了可称为“菊”“甘菊”“白菊”“鞠华”外，还有许多别名，可从《本草纲目》释名察知，如“节华（《本经》）、女节（《别录》）、女华（《别录》）、女茎（《别录》）、日精（《别录》）、更生（《别录》）、傅延年（《别录》）、治蒿（《尔雅》）、金蕊（《纲目》）、阴成（《别录》）、周盈（《别录》）。”本草典籍所载药用菊花的别名多达 27 种，见表 1，分别从菊花物候特征、植物形态、药用价值等不同角度命名，从中可窥得这些别名与菊花的关系及内涵。

表 1 历代典籍记载的菊花名称

朝代	典籍	作者	菊花名称
战国	《尔雅》	不明	治蒿
东汉	《神农本草经》	不明	节花、傅公、延年、白花、日精、更生、阴成、朱赢、女菊
	《四民月令》	崔寔	女节、女华、治蒿、日精
魏晋	《名医别录》	陶弘景	日精、女节、女华、女茎、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
	《吴普本草》	吴普	女华、女室
东晋	《抱朴子》	葛洪	日精、更生、周盈、玉英、容成、金精、长生
唐	《天宝单方药图》	李隆基	回蜂菊、茶苦蒿、羊欢草、地薇蒿
宋	《证类本草》	唐慎微	节华、日精、女节、女华、女茎、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
	《通志》	郑樵	日精、节华、女节、女华、女茎、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治蒿、回峰、茶苦蒿、地薇蒿、羊欢草
明	《救荒本草》	朱橚	节华、日精、女节、女华、女茎、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
	《本草品汇精要》	刘文泰	节花、日精、女节、傅延年、更生、周盈、女华、回蜂菊、阴成、玉英、女茎、蔡苦蒿、容成、金精、长生、地薇蒿、羊欢草
	《药性粗评》	许希周	女华、日精
	《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	王文洁	节花、日精、女节、女华、女茎、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
	《本草纲目》	李时珍	节华、女节、女华、女茎、日精、更生、周盈、傅延年、阴成、金蕊
清	《本草求真》	赵其光	节华

2.1 表示不同物候特征 菊以“鞠华”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5]，又称节华，其原因可能为①“菊花”音讹；②指重阳节之花，据《德清县志·卷二》^[18]记载：“九月九日为重九，亦曰重阳。汉时曾有佩茱萸、饮菊酒之举，晋宋间尤盛，清俗则家供栗糕、人约登高。”实为应景之名；

③应其开花时节，金秋时节已近霜降，万花皆凋唯菊花应候而开，乃“候时之花”，如陆佃《埤雅》^[11]称“节华之名，亦取其应节候也。”

菊的另一别名“秋华”与“节华”类似。《尔雅音图》^[9]介绍菊为“今之秋华菊也”，《礼记·月令》^[8]曰：

“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指出菊的开放季节，为秋月之花（华）。“秋华”与“节华”之名虽有一字之差，但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源于药用菊花秋月盛开的特性。

2.2 表示菊的不同部位 古人亦根据菊不同部位的特性为其命名。如《四民月令》^[19]记载：“女节、女华，菊华之名也。治蒿、日精，菊根之名也。”《抱朴子》^[20]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也。而根茎花实异名。”进一步解释了《尔雅》^[9]所载的“治蒿”和《神农本草经》^[5]记载的“日精”“更生”，其名因不同部位而异。此外，《本草经集注》^[15]曰：“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用。”据《离骚纂义》^[21]记载“王子乔变白增年方”也有类似描述：“甘菊，三月上寅日采，名曰玉英；六月上寅日采，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采，名曰金精；十二月上寅日采，名曰长生。长生者，根茎是也。”由此可知，“玉英”“容成”“金精”“长生”分别指药用菊花之叶、茎、花和根茎。

2.3 表示食用和药用价值 自古药用菊花被认为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抱朴子》^[20]等书描绘了菊花水的由来，“南阳酃县一谷，因山上有菊，其水甘美，居民饮之而得寿百二三十。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等历任南阳太守，听闻酃县菊水奇效，便以此水饮食澡浴。”，见图2。《神农本草经》^[5]所提及的“一名傅公，一名延年。”二名应皆出于此。《名医别录》^[22]首次记载“傅延年”一名，且之后典籍未再出现“傅公、延年”一说，疑因《名医别录》在抄录时漏抄“公”字所致。《抱朴子》提及“更生”有更迭交替、死而复生的意思，明代《本草乘雅半偈》^[23]描述药用菊花“性之不媚者则耐久。更生延年，名实相副”，强调药用菊花轻身延年之效。



图2 古籍所载菊花水图

自汉魏以来，道教深受服食成仙思想的影响，常将药用菊花加入丹药，称“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24]如《神仙传》记载：“康风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名山记》曰：“道士朱孺子、吴末如玉笥山，服菊花，乘云升天”；《菊花颂》谓：“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寿，服之延年，佩之黄考，文员宾客，乃用不朽。”可见古人深信菊花可助长寿，因此，便有了“延年”“寿客”等与该功效相对应的美称。

2.4 其他 《天宝单方药图》^[25]载：“白菊，味辛，平，

无毒。元生南阳山谷及田野中，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呼为回蜂菊，汝南（河南驻马店）名茶苦蒿，上党（山西长治）及建安郡（福建南平）、顺政郡（河南汉中）并名羊欢草，河内（河南焦作）名地薇蒿，诸郡皆有。”可见不同地区对白菊各有其称。《通志》将“回蜂菊”改为“回峯”，峯本意同“峰”；“茶苦蒿”被抄录为“茶苦蒿”。《本草品汇精要》^[26]又记为“蔡苦蒿”，发音相似，推测这2处改变很可能为摘抄不当所致，或与方言的发音相关。

中医理论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基础，解释自然界万物及其变化关系。《礼记·月令》^[8]记载：“菊有黄华，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万物多于春天开花，属阳，唯独菊在秋季开花，属阴，因此得名“阴成”。秋天凉燥清肃、万物凋零，阳消阴长，“五行学说”将秋归属于金，“王子乔变白增年方”^[21]。《本草纲目》^[7]分别记录“金精”“金蕊”，提示菊为秋天所开。

根据“阴阳学说”女属阴之特性，故常用“女”字为药用菊花命名。如《神农本草经》^[5]载：“一名女菊”；《本草经集注》^[15]曰：“一名女节，一名女花，一名女茎”；《吴普本草》^[27]称：“一名女华，一名女室”，且这些别名在《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中亦有所载。《山海经》记载：“女儿之山，其草多菊”，《神农本草经赞》^[28]亦认同，“女节女华，是生女儿”。女儿山，今河南洛阳境内，又名花果山。“女节、女华”合并可得其别名“节华”。药用菊花在治疗某些女性相关疾病具有重要作用，如《世医得效方》^[29]曰：“黄芩散……治疗阴门肿方：甘菊苗研烂，百沸汤淋洗，熏后洗。”

菊花的名称众多且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示其丰富内涵。虽然如今已很少提及菊花的别名，但这些别名的来源与中医理论紧密相关，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通过考证和重读这些别名，能够从更多的角度了解菊的植物特征、开花时节、用药传统及其文化内涵，为全面了解菊花的药用历史及应用提供更多参考。

3 产地考证

《神农本草经》^[5]描述药用菊花的生长环境为“生川泽”，同时期地理著作《汉书·地理志》记载：“鞠水出析谷，俱东至酃，入湍水。”其中“析”为今西峡县，“酃”为内乡县，均属河南省南阳地区。《名医别录》^[22]及《本草经集注》^[15]分别记载“生雍州”及“生雍州川泽及田野”。南阳酃县最多，今近道处处有，取种之便得。”可见药用菊花古时多产于古雍州（今陕西西安）与南阳酃县（今河南南阳西峡县），尤以后者居多。明代《食物本草》^[30]记载：“菊生……地惟以南阳菊潭者为佳。”《本草乘雅半偈》^[23]称：“南阳山谷者最胜。”时任太守以酃县菊潭水为贡品，因“服之菊潭水，身上疾病皆得愈。”太尉胡广收取酃县菊花种子带回京师（今河南洛阳）四处栽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药用菊花的传播。至唐代天宝年间，颍川、汝南、上党郡、建安郡、顺政郡、河内等地作为白菊的著名产地，被记载于《天宝单方药图》，药用菊花的传播和应用日益广泛。

现在,遗传因子、生态环境、栽培技术及其加工条件共同影响着药用菊花的品质,其中主要决定因素当属遗传因子,环境及栽培管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各产地种植环境的差异、栽培技术的进步、采收加工方式的发展,从不同角度解决了药用菊花的资源问题,形成多个优良品种。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收载的怀菊、滁菊、杭菊、贡菊、亳菊,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道地产区分别为河南焦作、安徽滁州、浙江桐乡、安徽歙县、安徽亳州等,见表 2。良好的自然条件、悠久的种植历史、精细的采收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造就了不同药用菊花的独特品质,理清这 5 类药用菊花的缘起及产地变迁,对于菊花药用资源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表 2 药用菊花的栽培时间和产区演变

品种	始载典籍	栽培时间	来源	道地产区
怀菊	《天宝单方药图》	唐代	引种自邓州菊	河南焦作
滁菊	《甘菊冷淘》	宋代	甘菊	安徽滁州
杭菊	《万历嘉善县志》	宋代	甘菊	浙江余杭北移至桐乡
贡菊	《本草纲目拾遗》	明代	引种自德菊	安徽歙县
亳菊	《百草镜》	清代	甘菊	安徽亳州

3.1 怀菊 怀菊在河南焦作地区的栽种历史由来已久,其植物学形态与邓州菊一致,推测怀菊引种于邓州,当地称其为“地薇蒿”。焦作地区在夏朝被称为覃怀地,汉代为河内,唐代以后为怀州,明清为怀庆府,下辖沁阳、博爱、武陟、温县等地,位于南阳北部,而古都洛阳居于南阳与焦作之间,猜测当年邓州菊正是由南阳经洛阳而引入焦作,演变为怀菊。《本草图经》《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均引用《天宝单方药图》“河内(焦作)名地薇蒿,诸郡皆有”的描述,侧面证明焦作在唐代已为道地产地,其时,怀药已被列为贡品。《沁阳市志》写道:“历代征收怀药贡品时,大都指名道姓,非要留驾庄和大道寺地黄、大郎寨山药、皇甫村菊花和小庙后牛膝不可。”清代县令范照黎有诗云:“乡村药物是生涯,药圃都将道地夸。薯蓣篱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描绘了怀庆府种植薯蓣(山药)、牛膝、地黄、菊花“四大怀药”的美好场景^[31]。

3.2 滁菊 早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就有滁菊入饌的描述,滁州太守王禹偁在《甘菊冷淘》写道:“淮南地甚暖,甘菊生篱根。长芽触土膏,小叶弄晴曦。”由此可见,北宋年间滁州就有甘菊,距今已有一千余年。

滁菊药用的年代稍晚。《滁州志(1673 年版)》^[32]对滁州、全椒县、来安县物产进行详细记载,其中花之属下都记载有菊,而药之属下,仅滁州及来安县记载有“甘菊”,全椒县则无,可见当时全椒县所种菊花还未入药,这与此前赵祖文等^[33]关于药用滁菊始于全椒县的说法相矛盾。

《琅琊山石刻选》中记载了 1806 年滁州免除花户杂泛差役的安民告示,碑文所载以种花为生的花户们居住于马厂(今滁州市全椒县)、常山(今滁州市南谯区)、石城(今滁州市)等地,花户所种菊花为供皇室所用贡品,可免除

其杂泛差役。《滁县地区卫生志》^[34]言:“清朝光绪年间,滁菊被列为贡品,所以又称滁贡菊。”这也为滁菊曾为贡品提供佐证。

《本草纲目拾遗》^[35]引《百草镜》关于白菊的记录,首次明确安徽池州以白菊入药,且品质优于杭菊。《本草害利》^[36]曰:“滁州菊,单瓣色白,味甘为上。杭州黄白茶菊,微苦者次之。”《滁州志(1897 年版)》^[37]土产篇中首次提及滁菊之名,“甘菊产大柳(属安徽滁州)者佳,谓胜于杭产,而不可多得……大柳镇产的菊花饮之,可以清热,名曰滁菊,颇为药商所重。”可见百余年来,滁菊药用之口碑极佳。正是适合的自然环境和独到的栽培、加工技术,缔造出滁菊“金心玉瓣,翠蒂天香”的特性,如今滁菊已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产品等。

3.3 杭菊 杭菊为药茶两用,其应用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嘉善县志》^[38]记载:“杭州城精产甘菊,香味清美,及时采之,胜于诸品。”《本草新编》^[39]曰:“杭人多半作茶饮”;《本草纲目拾遗》^[35]谓:“今杭俗以茶菊作饌邀客,为用最广。”可见到了清代,以杭菊为茶菊的风俗极为盛行,也由此推测早期杭菊作为茶菊开始种植,主要集中在余杭地区,距今约有四百余年。

《本草纲目拾遗》^[35]援引《食物宜忌》所载,首次提出杭菊种于“海宁”,《杭州府志(1579 年版)》^[40]药之属项下记载:“菊花,有甘苦两种”为杭州余杭地区所种。而余杭等地的白茶菊逐渐北移至桐乡,《桐乡县志(1658 年版)》^[41]首次记录桐乡当地“有甘菊性甘温,久服最有益”“黄白两种,白者为胜”,又称“吾里不棉花,亦有以此(种菊)为业者”。结合当地适宜甘菊种植的气候土壤“只要向阳脱水而无草,肥粪甚省”,甘菊逐渐成为桐乡地区主要栽培品,与其他农业相比“其利视种豆百倍”,种植渐成规模。《海宁县志(1765 年版)》物产篇将甘菊归为药类。此后《本草从新》《百草镜》《本草纲目拾遗》《本草害利》《增订伪药条辨》《药物出产辨》等皆记载杭菊产地为杭州、海宁及周围地区。《张山雷医集》^[42]“菊花”项下记载了黄菊与白菊的区别,“近今药物恒用之品,则以杭产黄色小花为正,而杭产白色小花,其气味醇静,味最甘缓,清幽韵,尤为过之。”经过长期的人工栽培选育,杭菊产生很多品种,如杭白菊品种包括湖菊 *Dendranthema morifolium* (Ramat.) Tzvel. Huju、小白菊 *D. morifolium* (Ramat.) Tzvel. Xiaobaiju、大白菊 *D. morifolium* (Ramat.) Tzvel. Dabaiju。杭黄菊品种如小黄菊 *D. morifolium* (Ramat.) Tzvel. Xiaohuangju。明朝万历年间以黄菊入茶“紫蒂为佳”,如今黄菊主药用,偏于疏散风热;杭白菊主茶用。杭菊古代道地产区一直位于浙江杭嘉湖平原一带,早期产地为余杭地区,由于种植范围的扩大和北移,逐渐形成以浙江桐乡为道地,湖北麻城和江苏射阳为引种产区的局面,成为浙江桐乡地理标志产品,并在全国范围广泛引种。

3.4 贡菊 贡菊,又称“徽菊”,喜生长在海拔相对较高

的山地,壤土和砂质壤土为佳,高山的独特气候条件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使得贡菊的外观形态和品质均异于生长在平原的菊花,故明朝崇祯年间被列为贡品。

古代贡菊分布范围较狭窄,仅产于安徽歙县一带,始为茶菊,同时兼具清肝明目、清热解毒、疏风降压之效。《本草纲目拾遗》^[35]记载徽商多买杭产菊花,焙干制茶开设茶铺,而后 1896 年引进杭产茶菊中最优良品种,种植于歙县,形成当地具有特色的道地药材,可见贡菊的出现主要与徽商有关,然而贡菊虽为徽商由杭州引进,但并非引种于杭菊。《德清县志》^[18]花草类项下记载:“菊绿心白瓣气香味甘历久不变,下舍雷甸多种之,今名德菊,不亚于滁菊。”德菊绿心白瓣的特征与贡菊加工后一致,且与杭菊及滁菊均不相同,说明贡菊来源于浙江的“德菊”。由于德清与杭州相邻,因此赵学敏误以为徽商引进的菊花为杭菊。此外,《德清新县志(1932 年版)》^[43]《安徽省志(医药志)》^[44]均有“徽商从浙江德清县引进白菊花种歙县”之说。《中药志》^[45]曰:“贡菊花主产于安徽歙县,浙江德清”,各记载均指出贡菊引种于浙江德菊。

《徽州府志(1566 年版)》^[46]共记载药材 83 种,对菊花描述为“其种类甚多,宋歙人有王子发者为图八十一”;《歙县志》药项下沿用《徽州府志》对于菊的描述。通过《徽州府志》《歙县志》对于药用菊花的记载可知,在宋代时期就已有歙人种植药用菊花。这明显与前述“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徽商从浙江德清县引进白菊花种歙县”^[47]的说法不一致,贡菊应在宋朝时期就已从浙江德清引种至安徽歙县,盛于明清时期。同时,《徽州府志》岁办礼部军需之供记载:“其二为岁办药材……嘉靖年间茯苓、辛夷干添三色银六十九两五钱,又当归等药料一百二十三味。”虽《徽州府志》中并未将 123 种药材全部列出,但在其卷八“物产药材”项下所记载的 83 种药材中,菊赫然在列。

3.5 毫菊 安徽亳州所产药用菊花称为“毫菊”,其种植历史可以追溯至清代。《百草镜》曰:“产于亳州者不可用(作茶菊),白而微臭。”《亳州志(1774 年版)》^[48]记载:“毫土亦宜菊”,并在药之品类别“甘菊花”。《亳州志(1825 年版)》^[49]及《亳州志(1897 年版)》^[50]物产项下列“甘菊花”,且称“仅取甘者入药”。亳州土质肥沃、排水性能好、偏酸性,适宜药用菊花生长,通过先后 3 次修订的《亳州志》可看出,甘菊始终为亳州道地药材。

今亳州所产白菊主要分为 2 种,大毫菊和小毫菊。从植物学形态来看,大毫菊具浅裂叶,头状花序直径较大,管状花数目较多,因花气微臭,又被称做“臭花子”。早期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毫菊品种多为大毫菊,如《百草镜》提及亳州产白菊白而微臭;《张山雷医集》^[42]中“菊花”项下记载:“若白色大花产于古毫者,气味殊觉辛烈,则功力亦未不纯。”小毫菊具深裂叶,头状花序小,管状花少,自清代之后,所记载的毫菊品种主要为小毫菊,如《增订伪药条辨》^[51]曰:“白菊,河南出者为毫菊,蒂绿,千瓣细

软,无心蕊,气清香,味苦微甘为最佳。”由此可知,毫菊与怀菊具有密切的关系。安徽亳州毗邻河南周口、商丘,自古有“药都”之称,药业繁荣发展,在促进药用菊花的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民国初年,毫菊已成为安徽主产药材之一,《药材出产辨》称:“白者以产安徽亳州为最。”近代《中药大辞典》《中药志》等均称毫菊在药菊或白菊中品质最佳。现多认为小毫菊品质最佳,主要药效成分含量高于大毫菊^[52]。2014 年,毫菊被正式批准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4 讨论

常用大宗中药材菊花的名称并非自“菊”始,最初是以同音字“鞠”为世人认知。《大宋重修广韵》将“鞠”“萸”“大菊”并述于“菊”字项下的错误被后世典籍转引,自此广泛应用“菊”而弃“鞠”等字不用,药用菊花之名称也由“鞠”演变成了“菊”。

魏晋至明代,药用菊花别名的使用达到巅峰,多达 29 种,或契合其性味、或用以区分颜色、或表示不同物候特征、或指征不同药用部位、或关联食用和药用价值……更有“傅公”“延年”“回峰菊”“茶苦蒿”等别名,在不同典籍抄录整理时常有改变,多为发音相似之字,推测其改变很可能为摘抄不当所致,也可能与方言发音有异相关。虽然如今已很少提及药用菊花的别名,但不同的别名常与中医药理论及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澄清和梳理这些别名的来源可以更清晰了解药用菊花的起源、发展和应用历史。

《神农本草经》始载药用菊花生于川泽、山谷间,唐代始,各典籍多以南阳郦县及雍州为主产区。太尉胡广因饮用菊水治好风羸,遂将菊种带回洛阳,为药用菊花不同商品的出现和传播奠定基础。如今,产地种植环境差异及其采收加工方式的不同,形成许多不同的道地品种。怀菊以河南焦作(怀庆)为道地产区,引自邓州菊;滁菊于宋太宗至道元年便有栽种的描述,清代始以“滁菊”之名记于《百草镜》;明代始,杭菊有黄、白两种,早期产地为余杭地区,后逐渐北移,在桐乡地区形成一定的种植规模,其黄者主药用,偏于疏散风热,白者主茶用;贡菊,产于歙县,乃是宋朝时期引种浙江德清的德菊至安徽歙县而得;安徽亳州的地理环境适合药用菊花的种植,直至清代,毫菊始有入药的记载,民国初年毫菊已成为安徽主产药材之一。怀菊、滁菊、贡菊都曾有被作为贡品的记载,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上述菊花道地产地的认可和推崇。

药用菊花道地产区众多,在临床应用上各显身手,目前,2020 年版《中国药典》“菊花”项下关于 5 类药用菊花的鉴别、含量测定等均采用统一标准,其他地方中药材标准的质量控制指标也无法体现其道地性内涵。应在现有药用菊花特征性成分指认的基础上,确定药用菊花多指标定量的方法,并结合药理、药效学研究,突出其药用特色,旨在将其功效更好地发挥。除此之外,《本草经集注》中“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用”的记载,为菊花资源的综合利用提出了新

思路,关于药用菊非药用部位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其资源化利用在日用品、化妆品、畜牧生产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日益广泛^[53-54],为药用菊非药用部位的资源价值发现与产业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一部[S].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 323.
- [2] 日华子. 日华子本草[M]. 安徽: 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1983: 27.
- [3]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82.
- [4] 杜文燮. 药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09.
- [5] 佚名. 神农本草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1.
- [6]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5: 32-36.
- [7]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644.
- [8] 戴 圣. 礼记[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57.
- [9] 郭 璞. 尔雅音图[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5: 134-140.
- [10] 许 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0-22.
- [11] 陆 佃. 埤雅[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438.
- [12] 丁 度. 集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4: 185-186.
- [13] 陈彭年. 大宋重修广韵[M].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7: 454.
- [14] 唐慎微. 证类本草[M].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76: 144.
- [15]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4: 498.
- [16] 苏 颂. 本草图经[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58.
- [17] 中国文化研究会. 日用本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496.
- [18] 吴嵩皋. 德清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23: 157.
- [19] 崔 寔. 四民月令[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1: 94.
- [20] 葛 洪. 抱朴子[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50.
- [21] 游国恩. 离骚纂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02-109.
- [22]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7.
- [23]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48-50.
- [24] 王子凡. 菊花别名映射的菊文化内涵[C] //中国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 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专业委员会, 2007: 131-133.
- [25] 孙启明. 唐《天宝单方药图》的再发掘[J]. 中药材, 2003, 26(5): 368-370.
- [26]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曹 晖, 校注.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482.
- [27] 吴 普. 吴普本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13.
- [28] 吴 普. 神农本草经赞[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8.
- [29] 危亦林. 世医得效方[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 268.
- [30] 卢 和. 食物本草[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0: 357.
- [31] 许敬生. 从南阳菊潭到焦作怀菊——兼谈四大怀药的形成过程[J]. 河南中医, 2012, 32(7): 903-905.
- [32] 余国柱. 滁州志(1673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420.
- [33] 赵祖文, 程玉霞. 滁菊考[J]. 基层中药杂志, 1997(3): 3-4.
- [34] 滁县地区行署卫生局. 滁县地区卫生志[S]. 滁州: 滁县地区行署卫生局, 1989: 8.
- [35]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262.
- [36] 凌 奂. 本草害利[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2: 46.
- [37] 熊祖诒. 滁州志(1897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181.
- [38] 顾福仁. 嘉善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246.
- [39] 陈士铎. 本草新编[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 83.
- [40] 陈 善. 杭州府志(1579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3: 2452.
- [41] 马新正. 桐乡县志(1658年版)[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362.
- [42] 张山雷. 张山雷医集[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267.
- [43] 罗迪先. 德清新县志[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2.
- [44]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医药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45]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中药志[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1: 383.
- [46] 汪尚宁. 徽州府志(1566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723.
- [47] 王德群, 梁益敏, 刘守金. 中国药用菊花的品种演变[J]. 中国中药杂志, 1999, 45(10): 8-11; 61.
- [48] 郑交泰. 亳州志(1774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817.
- [49] 任寿世. 亳州志(1825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845.
- [50] 钟 泰. 亳州志·物产(1897年版)[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636.
- [51] 郑肖岩, 曹炳章. 增订伪药条辨[M]. 上海: 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9: 30.
- [52] 王甫成, 时维静, 龚道锋, 等. 亳菊和大马牙中绿原酸、黄酮类成分及挥发油含量的比较[J]. 中成药, 2015, 37(7): 1534-1538.
- [53] 瞿 璐, 刘艳霞, 李建良, 等. 祁菊叶化学成分的分离与结构鉴定[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36(1): 57-60.
- [54] 刘夏进, 李 懿, 宿树兰, 等. 药用菊非药用部位的资源化利用现状与展望[J]. 中草药, 2020, 51(15): 4075-4081.